

从民族诗学走向世界诗坛：吉狄马加作品全球传播 多维动力探析

李丹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品以多语种译介、全球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文学出海典范。本文从媒体传播、出版协作、馆藏扩散、文本内核、读者接受五大维度，系统探析了吉狄马加作品全球传播的动力。研究表明，吉狄马加作品的传播成功依托于内生文本与外部传播的协同发力：其文本以民族根性为底色、以普世价值为内核、以跨文化互文为路径，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外部依托国际媒体舆论造势、跨国出版体系落地、全球馆藏长效积淀，构建起全链路传播格局。本文厘清了吉狄马加作品海外传播的逻辑框架，其实践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与启示。

关 键 词：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传播；吉狄马加

From National Poetics to the World Poetry Circle: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Jidi Ma Jia's Works

Li 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works of Yi poet Jidi Maja have become a mode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global through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and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Jidi Ma Jia's works from five dimensions: media communication, publishing collaboration, collection diffusion, text core, and reader acceptan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uccessful dissemination of Jidi Maja's works relies o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endogenous texts and external dissemination: his texts are based on national roots, centered on universal values, and guided by cross-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achieving the unity of national and global characteristics; By relying on international media publicity, cross-border publishing systems, and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global collections, a full chain communication pattern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Jidi Ma Jia's work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paradigm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in practice.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overseas dissemination; Jidi Maja

一、绪论：吉狄马加诗歌的全球传播图景

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浓缩载体”，既是民族文化记忆的鲜活沉淀，也是跨越语言与国界的情感纽带——它以凝练的意象、深邃的哲思承载着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审美范式与生命体验，突破文化隔阂，传递人类对爱、自然、命运的共通思考，是文化传播中兼具精神深度与共情能力的核心媒介。中国诗歌历经数千年积淀，已形成多元共生的创作格局，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独特的“东方诗学样本”。其海外传播已超越单一的文本译介范畴，成为向世界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这一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更以凝练的表达承载着民族

文化的核心密码，其海外传播实践极具研究价值。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正是这一实践中的典范。作为迄今为止作品翻译成外国语言文字最多的当代中国诗人，其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广度、接受程度和好评度，均居当代中国新诗之冠，形成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其诗歌的传播之路，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精神风貌，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性结合的典范。^[1]

为系统探析吉狄马加作品全球传播动力，本文通过多种权威渠道开展系统性数据收集：一是借助 Factiva 和 LexisNexis¹ 数据库，全面检索与吉狄马加相关的外文报道，梳理媒体传播脉络

¹ Factiva 道琼斯新闻数据库，汇聚了全球数千权威媒体资讯，覆盖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多元领域，可一站式访问来自近 200 个国家的新闻和资讯来源；LexisNexis 是全球领先的法律、新闻与商业信息数据库，汇聚了 37 种语言的来自全球的 9,000 多家新闻源。本文选取这两个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互补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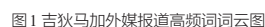
作、馆藏沉淀的完整传播闭环,具备极强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这一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传播实践,为解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跨文化传播的动力逻辑提供了独特且典型的研究案例,也为同类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参照。

吉狄马加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标杆案例，其全球传播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外部传播支撑、文本内生价值、读者接受反馈三者协同发力的结果。在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其传播路径形成了媒体造势、出版落地、馆藏沉淀、文本赋能、读者反馈的完整闭环。本章将从媒体传播、出版协作、馆藏扩散三大外部传播动力，文本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生核心动力，以及海外读者接受的市场反馈维度，探索其全球传播的核心驱动要素，揭示各动力间的联动逻辑与运作机制，完整呈现其海外传播的动力框架。

新闻媒体是国际舆论场中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提升作家国际知名度、放大作品跨文化曝光度的关键。在非中文语境的全球传播体系中,海外主流媒体的报道频次、传播范围与内容导向,深刻影响着作家的国际认知度、作品的文化穿透力,是搭建本土文学与世界对话通道、塑造作家国际形象、构建正向国际舆论叙事的核心力量,对推动文学作品突破语言壁垒、文化圈层与地域限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数据结果与其时间跨度体现出三重特征：其一，其传播时长具备长效连贯性，近18年的持续报道，印证吉狄马加的国际文学影响力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累积式传播效果；其二，传播主体具备国际权威性，百余篇报道均来自全球主流媒体，标志其文学创作已跳出小众文学圈，进入西方核心舆论场与全球多区域主流视野；其三，传播轨迹具备身份建构

基于上述有效报道语料,本研究借助 Python文本分析工具完成语料清洗,剔除无意义虚词、停用词后,开展核心词频统计与高义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关于吉狄马加的外媒报道,在地域传播维度、跨文化交流主题、国际文学活动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其中地域类高频词的分布特征最为显著,直接勾勒出吉狄马加文学传播的全球版图,直观印证了权威外媒在搭建跨洲传播网络、塑造作家国际形象中的核心作用。



其一，欧美地区高频词的出现构成吉狄马加作品及其本人影响力的主要传播阵地：“Russian”（232次）、“Spanish”（65次）、“Germany”（13次）、“Italy”（13次）等国别与语种高频词，对应西班牙《国家报》、德国《每日镜报》、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等主流媒体，围绕其作品译介、国际诗歌节参与、跨文化对话等主题密集报道，成为其全球传播的核心舆论支撑。从报道数量统计来看，西班牙以7篇报道位居欧洲首位，意大利、英国、德国均实现稳定报道，形成了欧洲大陆的核心传播矩阵。

其二,其作品在拉美、非洲地区也实现对非西方文化圈的有效传播。“Mexico”(29次)、“Colombia”(41次)、“Africa”(30次)等地域高频词的密集显现,记录的是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塞内加尔通讯社奖项快讯、南非《星报》颁奖实录等传播内容,这一传播特征展现出吉狄马加本人及其作品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非西方文学圈的渗透,彰显其作品跨越种族、信仰与地域的普世性文学价值,也构建起东西方联动之外的南方文化传播阵线。

其三,亚洲、中东地区形成补充性传播节点,完善全域传播版图。“India”(28次)、“Azerbaijan”(16次)、“Iran”(5次)等地域高频词,对应印度海德拉巴文学节现场报道、阿塞拜疆诗集发布会快讯、伊朗中伊文学交流对话专题内容,填补了欧亚内陆、中东文化圈的传播空白。该区域报道与欧美核心区、拉美非洲相互呼应、彼此联动,最终织就覆盖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中东的全方位、多层次全球传播网络,完整呈现喜马拉雅

01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学创作跨文化、跨地域的强大传播势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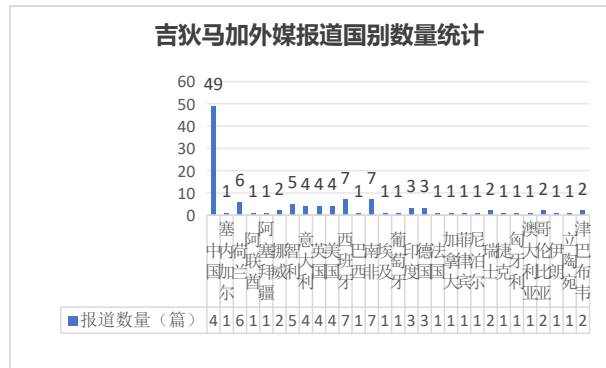


图2 吉狄马加外媒报道国别数量统计图

（2）主题聚焦：适配跨文化传播的叙事

词频统计结果表明，国际媒体对吉狄马加的报道并非碎片化信息传播，而是逐渐形成主题固定、逻辑清晰、适配本土化传播的叙事框架，既突出其创作的民族特色，又契合全球受众的认知习惯。通过对全部外文报道的高频词进行主题聚类，可将国际媒体对吉狄马加的报道归纳为四大议题。

首先是文化交流主题，“cultural”（274次）“culture”（185次）“exchanges”（81次）“dialogue”（83次）“civilizations”（47次）等高频词占据主导，对应了中俄文学沙龙、中阿诗歌会、中古诗歌鉴赏会等报道，展现了吉狄马加作为中外文化传播使者的身份。

其次是作品与译介主题，“poetry”（527次）“literature”（262次）“translation”（89次）“translated”（67次）“published”（81次）等词密集出现，报道内容围绕其荷兰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等多语种译本出版、翻译策略学术探讨、诗集全球首发活动等展开，成为外媒报道的核心内容。

第三是国际活动与文学奖项主题，“festival”（209次）“event”（120次）“award”（62次）“prize”（61次）等词高频出现，聚焦吉狄马加发起或参与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终身成就奖等活动，展现了吉狄马加以各种国际文学活动为契机，持续放大作品传播效应的实践。

最后是全球议题回应主题，“nature”（59次）“snow”（61次）“leopard”（55次）“peace”（31次）“human”（71次）等词凸显，报道中大量引用《雪豹》等作品中的生态保护理念、和平诉求等内容，实现了吉狄马加诗歌民族主题与全球议题的有效衔接。

（3）形象构建：跨文化传播使者的媒介身份塑造

高频词的语义关联与聚合，共同塑造了吉狄马加多维度、立体化的国际传播形象，形成了吉狄马加少数民族诗人、中国文化代表、全球议题回应者的三重形象，展现了吉狄马加跨文化使者身份。

首先，“yi”（彝）“nuosu”（诺苏）等民族标识类词汇，对应报道中对其作品中彝族仪式、自然信仰、地域景观的文本解读，强化了其创作的文化独特性与彝族身份标识；通过“Chinese”（486次）“china”（566次）“poet”（324次）“writer”

（64次）等词，将其民族身份与中国文化身份绑定，将其定位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代表性人物”；再借助“world”（320次）“global”（171次）“human”（71次）等词，将作品中生态保护、和平对话等主题推向全球视野，实现民族性与普世价值的统一。

其次，“jidi”（281次）“majia”（318次）作为专属名称高频出现，说明海外媒体已对吉狄马加形成稳定的品牌辨识度，实现了从“作品传播”到“作者IP传播”的跨越；“literary”（246次）“poetic”（56次）“philosophical”（11次）等评价类词汇的出现，说明外媒报道不仅关注其传播事件本身，更深入解读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哲学内涵；而“translated”（67次）“published”（81次）“award”（62次）等词的持续高频，也反映出其国际传播并非单次事件曝光，而是通过译介、出版、奖项等多维度持续发力，形成了海外受众的长效认知沉淀。

整体而言，外文报道以彝族诗人的身份为切入点，突出其民族文化根脉，形成差异化传播优势；再将其创作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整体语境，完成中国文化身份的构建；最后落脚于吉狄马加诗歌中的生态、和平、生命等全球共通议题，有效消解了文化隔阂，实现跨地域的情感共鸣。这一叙事框架既避免了“文化猎奇式”报道，又将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纳入全球文明对话的框架中，完成了对吉狄马加“跨文化传播使者”的正向形象建构。

（二）出版协作：跨文化译介的体系与全球落地传播支撑

在吉狄马加作品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跨国出版协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对 Worldcat 数据库的数据整理与分析发现，目前 OCLC 系统可检索到的吉狄马加诗歌外译作品，已覆盖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德语等23种语言及多语种双语版本，涵盖了五大洲主要文化区域，形成了体系化的跨国出版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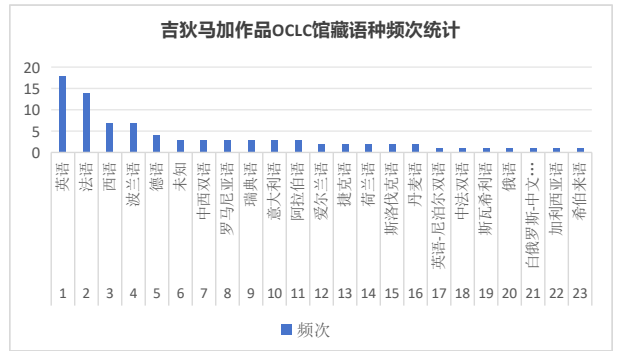


图3 吉狄马加作品外译语种 OCLC 馆藏频次统计图

从语种分布来看，吉狄马加的诗歌译本已经形成“以英语为核心、多语种同步推进”的译介格局。从语种频次统计来看，英语以18次馆藏频次成为最核心的译介语言，覆盖了其《黑色狂想曲》《火焰与词语》《我，雪豹》《母亲的手》等绝大多数核心作品，成为其进入世界文学场域的核心载体；法语以14次馆藏频次位居第二，西班牙语、波兰语均以7次并列第三，德语以4次紧随其后。此外，罗马尼亚语、瑞典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均实现3次馆藏落地，爱尔兰语、捷克语、荷兰语、斯洛伐克语、丹麦语均有2次馆藏，斯瓦希里语、俄语、白俄罗斯-中文双语、加利西亚语、希伯来语等小语种也均有译本馆藏。

这一语种体系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主流语种的深度渗透，英、法、西三大世界通用语种均实现了多作品、多版本的持续译介，形成了稳定的传播基础；二是小语种的广泛覆盖，译本覆盖了欧洲、非洲、中东、东亚等多个区域的本土语言，甚至包括斯瓦希里语、爱尔兰语、加利西亚语等区域性语言，突破了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唯英语论”的局限，实现了多语言圈层的全面触达。

多语种、广覆盖的出版格局，离不开全球多元出版主体的协同助力。在出版合作主体与运作模式上，吉狄马加诗歌的跨国出版形成了中外联动、三方协同的成熟协作模式，合作主体涵盖中外专业文学出版社、高校学术出版社与国家级出版机构，形成了学术传播与大众传播双轨并行的出版格局。

其一，海外高校学术出版社成为其译介出版的核心学术支撑。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合作出版的《黑色狂想曲》《火焰与词语》《雪豹（中西双语诗选）》等作品，成为全球高校图书馆馆藏的核心版本，仅《黑色狂想曲》纸质版就被全球70家图书馆收藏，奠定了作品在海外学界的传播基础。

其二，区域在地化专业文学出版社承担了大众传播的核心功能。与智利RIL出版社、法国Mémoire d'encrier出版社、肯尼亚Twaweza Communications出版社、爱尔兰Éabhlóid出版社等区域头部文学机构协作，针对本土市场完成译本的在地化编辑与发行，实现了作品对拉美、非洲、欧洲小众市场的深度触达，打破了中国文学海外出版“重欧美、轻边缘”的固有限制。

其三，国内出版机构的联动协作形成了出海支撑。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翻译出版公司等国内专业机构合作，完成了多语种对照版本的出版与全球同步发行，构建了中外出版机构双向联动的协作链条，为其作品的跨国出版提供了国内策源地支撑。

整体而言，吉狄马加诗歌的全球出版协作，构建了语种全覆盖、区域全渗透、主体多元化的跨国出版体系，以高校学术出版保障了作品的学术传播深度，以在地化文学出版社实现了大众传播广度，最终通过全球馆藏布局与媒体传播，形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海外出版的典型范式，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出版协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参考。

（三）馆藏扩散：OCLC全球馆藏的体系化布局与传播价值

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的全球馆藏数据，是衡量文学作品海外学术传播与公共接受的核心指标，这是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教授托雷斯·萨利纳斯（Daniel Torres-Salinas）和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汉克·F·莫伊德（Henk F. Moed）于2008年提出的一种评价图书影响力的方法，其初衷是考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影响力^[2]。吉狄马加诗歌的译本已被全球多国图书馆系统收藏，形成了成熟的译介与馆藏扩散体系，成为其全球传播长效落地的有力支撑。

（1）馆藏分布：全球梯度格局与多元机构布局

吉狄马加作品的馆藏分布呈现清晰的梯度化格局，且与媒体传播、出版协作的重点区域高度契合，形成了传播闭环。核心馆

藏区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以128馆馆藏位居首位，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图书馆均有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索邦大学图书馆等24家法国机构形成欧洲大陆核心馆藏区；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国，以及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馆藏数量多在8-15馆，如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等均将其多语种译本列为重点馆藏；馆藏延伸区则覆盖非洲（南非、塞内加尔）、亚洲（尼泊尔、阿塞拜疆）等区域，虽单国馆藏数量仅1-2家，但实现了全球六大洲的馆藏覆盖，织就了无死角的全球传播网络。

从馆藏机构类型来看，其作品馆藏覆盖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多元主体，涵盖了集“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大众阅读”为一体的全场景馆藏体系。其中，高校图书馆作为吉狄马加外译作品馆藏的核心力量；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则侧重文化展示与大众普及，如中国上海图书馆、南非国家图书馆等，通过馆藏陈列与借阅服务，让普通读者能够接触到作品，实现传播的大众化延伸。

（2）馆藏扩散的驱动力：多方协同的结果

吉狄马加作品的馆藏扩散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媒体传播、作者主导、出版协作三大动力协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媒体传播的舆论造势为馆藏收录提供了知名度基础，西班牙《国家报》、荷兰《人民报》等主流媒体的深度报道，使作品在国际舆论场形成广泛认知，推动图书馆主动收录以丰富多元文化馆藏；作者的国际影响力与公共身份为馆藏提供了权威性背书，其作为前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诗歌节发起人的身份，以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使作品被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之作，成为图书馆馆藏的重要选择依据；出版协作则为馆藏提供了物质载体支撑，20余种语言译本、多元出版载体的丰富供给，满足了不同类型图书馆的馆藏需求，使馆藏扩散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此外，其作品自身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是馆藏扩散的核心内在驱动。从文化价值来看，作品中彝族文化元素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质，填补了国际图书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藏的空白；从学术价值来看，其作品对生态保护、文明互鉴等全球议题的回应，以及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性，使其成为海外汉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样本，学术研究需求直接推动了高校图书馆与研究型图书馆的馆藏收录。

（3）馆藏的传播价值：长效化传播与学术化转化

馆藏扩散为吉狄马加作品的全球传播赋予了长效性与学术性，实现了传播成果的沉淀与价值升华。

在长效传播方面，图书馆馆藏使作品突破了新闻报道、节庆活动等短期传播场景的局限，成为长期可及、稳定留存的公共文化资源。即使在阶段性传播热度消退后，全球读者仍可通过图书馆系统持续获取作品文本，实现传播效果的持续发酵；同时，馆藏的稳定性特质使作品能够跨越时间维度，成为不同时代读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窗口，实现文化价值的代际传递。

从文化意义来看，全球30个国家与地区的馆藏布局使吉狄马加的作品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的海外“馆藏名片”。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与展示的重要场所，其馆藏选择具有文化筛选与价值认可

的意味，吉狄马加作品的广泛馆藏，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价值的认可，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为后续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全球传播奠定了馆藏基础。

（四）民族性与世界性：诗歌海外传播的文本内核

吉狄马加的诗歌能够实现全球化的传播与接受，还在于其文本涵盖了“民族根性、普世价值和跨文化对话”诗学体系，既保留了不可替代的文化独特性，又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有效对话，为其作品对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1）民族性：彝族文化的独特性书写

海外媒体与馆藏体系对其创作的关注，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其诗歌中不可复制的彝族文化基因。作为彝族诺苏人的诗人，吉狄马加的创作始终扎根于西南山地的彝族文化传统，从《黑色狂想曲》中对彝族民族历史的追溯，到《我，雪豹》中对彝族自然崇拜的诗化呈现，再到《母亲的手》中对彝族民俗与家族伦理的书写，其诗歌构建了完整的彝族文化诗学体系。吉狄马加诗歌辐射出的彝族精魂、民族记忆和文学特质，深深吸引着异域读者的心灵，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情感涟漪，增加了中国文学的亲合力。^[1]

从 OCLC 馆藏的作品摘要与海外评价来看，海外学界与读者对其创作的核心认知，首先是中国彝族少数民族诗人。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在《黑色狂想曲》的出版摘要中明确指出其诗歌“深深扎根于诺苏少数民族的神话与口头传统，为英语世界打开了通往诺苏世界的精致窗口”；Goodreads 读者评价中也多次提及，其诗歌中“与自然共生的部落传统、祖先崇拜的精神内核、山地民族的生命观”，带来了区别于西方主流诗歌的异质性审美体验。这种根植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书写，使其诗歌在世界文学场域中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单一化想象，成为海外读者认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文本载体。

（2）世界性：跨越文化边界的价值共鸣

如果说民族性是其诗歌传播的辨识度基础，那么对世界性的人类共同命题的普世书写，则是其实现跨文化共鸣的核心内核。从外媒高频词中的“human”、“life”、“injustice”、“evil”等词汇的集中出现，到全球馆藏作品的主题分布，其诗歌始终在民族叙事的基础上，延伸至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形成了“从民族出发，抵达人类”的诗学路径。

具体而言，吉狄马加诗歌的世界性集中于三大方面：一是对生态危机的集体反思，以《我，雪豹》《分裂的星球》为代表，聚焦雪豹等濒危物种的生存困境，反思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呼应了全球生态保护的共同议题；二是对苦难与不公的人文关怀，其诗歌中对战争、压迫、贫困的书写，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契合了全球范围内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外媒报道中也多次聚焦其诗歌中“反暴力、反压迫”的人文立场；三是对生命与死亡的终极追问，从对彝族丧葬仪式的书写，到对父亲与民族的缅怀，其诗歌对生命本质的追问，突破了文化与地域的边界，形成了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Goodreads 读者评价中，有立陶宛语读者提及“即便隔着语言与文化的壁垒，依然能感受到诗歌中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死亡的坦然，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印证了其普世书写的跨文化感染力。因此，吉狄马加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界个体生

命关怀的温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生态正义责任感的厚度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关注。^[4]

（3）互文对话：世界文学谱系的平等对话策略

吉狄马加的诗歌能够快速融入世界文学场域，还得益于其文本中主动构建的跨文化互文策略。从外媒报道与作品内容来看，其诗歌中大量出现对巴勃罗·聂鲁达、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等世界各国诗人的致敬与对话，形成了与世界文学谱系的深度联动。

这种互文策略为其跨文化传播带来了两大优势：其一，降低了海外读者的接受门槛，通过对西方读者熟知的世界诗人的引用与对话，快速建立了文本与海外读者的认知连接，葡萄牙语读者在 Goodreads 评价中提及，“通过诗歌中对洛尔迦、聂鲁达的致敬，快速理解了诗人的创作立场与诗学追求”；其二，确立了其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对话身份，通过与全球左翼诗歌、生态诗歌、人道主义诗歌传统的对话，使其创作不再是“他者化”的东方民族文学样本，而是成为世界文学对话中的平等参与者。这也是其诗歌能够在西班牙、智利、南非等聂鲁达、曼德拉相关的文学场域获得高关注度的重要原因。

（五）读者接受：跨文化阅读的正向反馈与传播反思

除了上述媒体、馆藏、出版维度的量化数据之外，本研究对 Goodreads 平台读者评分与评价进行整理，进一步厘清了吉狄马加诗歌海外接受的整体格局：其海外传播已形成以专业学术圈层为核心、大众读者为补充的双层结构，同时呈现出跨文化接受的共识与分歧，全面反映了其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与现存局限。

（1）正向反馈：大众读者的评价反馈与情感共鸣

Goodreads 平台能够真实且客观地反映读者对图书的认可度。^[4]其核心作品的读者评分整体处于中上水平，由《黑色狂想曲》的英文版本综合得分 4 分（满分 5 分），《我，雪豹》英文版 4.25 分，立陶宛语版《我，雪豹》3.84 分，拉脱维亚语版《我，雪豹》3.76 分，葡萄牙语版《分裂的星球》4.5 分，整体呈现出积极的接受态势。

从正面评价来看，海外读者的认可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英语读者评价其诗歌“充满异域风情，却又具备普世的人文关怀，完全能够被西方读者理解与共鸣”；二是诗歌的叙事性与审美性，多位读者提及“诗歌具备强烈的叙事感，即便经过翻译，依然保留了极致的语言美感与诗意”；三是生态与人文主题的时代价值，读者普遍认可其诗歌中对生态保护、反战、公平正义的书写，认为“在全球化危机的当下，这种书写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

（2）传播壁垒：跨文化接受的分歧与内容偏差

在整体积极的接受态势之外，海外读者的评价也反映出其跨文化传播的现存分歧与壁垒，为后续传播优化提供了反思方向。最具代表性的负面评价来自葡萄牙语版《火焰与词语》的读者，其认为“诗集 90% 的内容都是对西方诗人与名人的致敬，想要了解中国彝族本土文化与诗人的本土创作，却只得到了极少的内容”。这一评价折射出两大核心问题：其一，文化折扣的客观存在，部分海外读者对彝族文化的背景知识缺乏了解，导致其对民

族文化书写的接受度较低，反而更关注其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内容；其二，译介与传播中的内容偏向，部分海外译本与推广中，过度强调其与西方文学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民族文化的核心特质，导致部分读者产生认知偏差。

此外，小语种译本的传播局限也较为明显，例如丹麦语版《未来诗人》仅获得3条有效评价，综合得分2.67分，反映出非通用语种译本的传播范围有限，读者触达率较低，尚未形成有效的大众接受，也是其后续全球传播需要突破的重要瓶颈。

三、结论：传播动力凝练与中国文学出海的实践启示

本研究基于Factiva、LexisNexis、OCLC WorldCat、Goodreads四大平台的全量数据，从媒体传播、出版协作、馆藏扩散、文本内核四大维度，再结合读者反馈，系统探析了吉狄马加作品全球传播的核心动力。研究发现，吉狄马加作品的全球传播，并非单一力量推动的偶然结果，而是“内生文本动力和外部传播动力”协同发力的系统性成果，形成了以“文本内核为根基、媒体传播为声势、出版协作为载体、馆藏扩散为沉淀、作者主导为贯穿”的完整传播闭环。

从内生动力来看，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构建了“民族性为根基、世界性为内核、跨文化对话为路径”的诗学体系，既以彝族

文化的独特性书写形成了差异化的全球辨识度，又以对人类共同议题的普世性书写实现了跨文化情感共鸣，更以主动的跨文化互文策略完成了与世界文学的平等对话，这是其作品能够被全球广泛接受的核心根基。

从外部动力来看，全球主流媒体的持续报道，为其构建了正向的国际舆论场，完成了“跨文化传播使者”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外协同的跨国出版体系，为其作品提供了多语种、广覆盖的文本落地载体，实现了全球多区域的深度触达；OCLC全球馆藏的体系化布局，则让其传播成果实现了长效沉淀与学术转化，形成了可持续的传播效应。四大动力相互协同、彼此赋能，最终成就了吉狄马加作品当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标杆性成果。

吉狄马加作品的全球传播实践，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既要坚守民族文化根脉，以独特的文化标识形成全球辨识度，又要主动回应人类共同议题，以普世性价值实现跨文化共鸣；既要构建媒体、出版、馆藏协同的外部传播体系，形成全链路的传播闭环，又要始终以高质量的文本创作为核心，避免“重传播、轻内容”的传播误区。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真正突破语言与文化的壁垒，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在世界文学场域中发出更响亮的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多洛肯,刘影.吉狄马加诗歌“走出去”的中国经验[J].阿来研究,2025,(01):142-150.
[2]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基于中英文本海外图书馆馆藏的考察[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2(02):40-46.
[3]摆贵勤,孙宜学.吉狄马加诗歌海外传播的生态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3,(02):88-91.DOI:10.16017/j.cnki.xwzhz.2023.02.025.
[4]何明星,刘晓宇.洞察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06-14(001).DOI:10.28804/n.cnki.ntssb.2024.000234.